

百年
光
華

中南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名茶
手工
姚振生

百年老舍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老舍/姚振生主编.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2

ISBN 7-5059-3778-2

I . 百… II . 姚… III . 老舍(1899~1966)-作品·文学研究·文集 IV . 1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870 号

书名	百年老舍
名誉主编	尹盛喜
主编	姚振生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周完淳 张雅南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插页	4 页
版次	2001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160 册
书号	ISBN 7-5059-3778-2/I·2911
定价	18.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序

浩 然

在老舍先生跨越百年之际，《百年老舍》终于编选完成，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些论文和随笔内容丰赡，感情真挚，从不同侧面缅怀这位为弘扬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作出卓越贡献的艺术家。

老舍先生之所以赢得大家的怀念，不仅是他在文学创作上留下了许多传世之作，而且还在通过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浩然正气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正是这种独具时代特色的老舍精神，才奠定了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不朽地位，成为令人景仰的文学巨匠和艺术家。

文集中很多教授、学者和艺术家在讴歌老舍先生善恶分明、疾恶如仇的同时，更赞扬他始终如一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自甘守正安贫、淡泊名利的处世态度。大家说，老舍之死正是先生精神的极致，那些无中生有、混淆视听的无端罪名，已经远远超出老舍先生划定的做人宗旨，他只能以死来实现身谦殉节的理想追求。

文集中，大家称赞老舍的作品最富于人民性和地方性，贴近时代，贴近生活。作品中多取材于过去北京中、下层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虽然充满着市井味，但老舍更以深沉的

笔调,用现代眼光和心灵重新审视,进行反思、批判,尤其对于落后的封建陋习,更是无情针砭,因此显示出非同一般的反传统的批判倾向,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所描绘的北京特有的人文景观相当真实,形成写实化的特征。

老舍先生不仅是著名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曲艺家,文集中有几位曲艺家说他不仅写曲艺,还粉墨登场演曲艺,为提高曲艺地位奔走呼号,成为弘扬新曲艺的光辉旗帜。早在三十年代老舍就以曲艺为武器,奔向抗日救国的宣传战线,写出了一批可演可读的曲艺作品,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剧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对于曲艺理论的研究,老舍先生也做了深入的探讨,不但对曲艺艺术的性质、形式、特点及其表演技巧、审美观点等有所阐发,就是对于曲艺艺术的品种、演出队伍,与别种艺术形式的关系和它在艺术领域中所处的地位等等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文集中很多专家、教授赞扬老舍先生是一位现代文学语言艺术大师,值得每个人学习。老舍先生语言观的核心,便是全心全意为大多数人服务,他主张从大众的口语中去提取“活的、自然的”词语,使文与言相一致,书里写的与生活中的交际语言相一致,“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毫无疑问,老舍先生的语言观,对于我们进一步推动文学语言规范化是大有帮助的。总之,老舍先生被称为人民的艺术家是当之无愧的,他的名字将与世长存。在书稿付梓之际,匆草此文,是为序。

2000年3月北京

百年老舍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光临老舍茶馆



老舍跨越百年纪念活动座谈会

左一:杜澎 左二:尹盛喜 左三:姚振生 右一:邓友梅

老舍跨越百年纪念活动

馆团
北京市老舍茶馆
中国乡土艺术协会



老舍跨越百年纪念活动文艺演出

老舍跨越百年纪念活动

北京老舍茶馆
北京市曲剧团
中国乡土艺术协会



参加老舍跨越百年纪念活动集体留影



老舍茶馆门脸

胸懷坦蕩
自在逍遙



百年老舍紀念
時在庚午歲暮
朱南希題



目 录

序	浩 然(1)
老舍是地道的人民艺术家	邓友梅(1)
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邓友梅(3)
人民艺术家老舍	甘海嵐(12)
纪念老舍先生	孟伟哉(24)
有感于老舍的名字	凤 翔(28)
浩然正气贯长虹	张錫厚(31)
——纪念老舍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让老舍先生的“老牛精神”发扬光大	齐大卫(43)
——纪念老舍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	王晓琴(49)
——老舍的“京味儿”	
太平随想录	李 薰(59)
——写在老舍诞辰百年之日	
试论老舍先生的抗战文艺观	林 刚(64)
老舍与大众文艺	崔长武(78)

缅怀与学习	陈义敏(87)
怀念老舍先生	马铁汉(90)
洒向曲坛都是爱	杜 澄(95)
开创新曲艺的良师和先驱	戴宏森(100)

——写在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百年诞辰

令人敬重的一位曲艺理论与实践家	姚振生(109)
——老舍跨越百年纪念	

老舍对新中国相声发展的贡献	汪景寿(116)
老舍与相声	孙玉奎(127)
论老舍的语言艺术观	李润新(132)
“开口就响,话到人到”	张崇婉(187)

2 ——谈老舍先生《茶馆》的语言艺术

老舍先生剧作观浅淡	苏叔阳(193)
老舍与京剧	甘海嵒(202)
老舍的京剧缘	秦华生(226)
老舍的《骆驼祥子》是京剧推陈出新的最佳范本	朱行言(230)
千里追踪《拉郎配》	吕厚龙(236)
老舍写戏评戏的启示	于文青(240)
老舍先生的散文特色	崔金生(245)
“育花翁”	李滨声(257)
为了那片灵光	薛 道(259)
——论老舍作品惩恶扬善主题的升华	
老舍先生教育观管见	张大成(267)

目 录

名吃·名茶·名馆 有声·有色·有情	尹智君(273)
——老舍茶馆十年发展不寻常	
老舍茶馆简介	(283)
尹盛喜先生简介	(284)
老舍茶馆的中华情结(1997—2000)	(286)
老舍茶馆的世界情缘	(291)
老舍跨越百年学术活动研讨会召开	刘 莉(293)
A Brief Guide to Lao She Teahouse	(301)



邓友梅 当代作家。笔名右枚、方文、锦直。1931年3月1日生于天津，原籍山东省平原县邓村。曾在新四军任文工团员，1950年在北京市文联任编辑。1952年入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1962年调到鞍山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1976年回北京定居，继续写作。1979年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1980年后任北京市文联书记处书记。1984年兼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外联部主任。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主要作品有《我们的军长》、《烟壶》、《那五》、《寻访画儿韩》。自1980年起连续五年获全国中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

1

老舍是地道的人民艺术家

新中国建立以后，全国人民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潮之中。老舍先生冲破重重障碍，毅然回到了百废待兴的祖国怀抱。他用他的笔，抒发着对人民的爱，对新中

国的企盼和赞美。老舍的作品有些跟随政治的步伐较紧，其出发点不是个人功利，而是他对国家、人民的热爱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老舍为人民写作，让人民喜欢看是他始终如一的奋斗目标。

他曾用一个笑话表达过他对作品评价的标准。他说有个唱花脸的演员，因为戏唱得太糟，一上台观众就喊倒好，剧团只好解雇他。可是他自己却没唱够，便提出条件说：“叫我走可以，把行头跟李逵的斧子叫我带走，我回家自己唱去。”剧团没法，只好把行头跟斧子给了叫他回家了。从此，他天天在家里唱。唱了没几天，派出所警察来找他了。警察说：“你的街坊邻居来派出所告状，说你这戏唱得大家四邻不安，你停了吧。要唱也可以，到城外山沟里唱去，那里我们管不着。”这人不敢违抗派出所，就穿上行头，拿了斧子到城外山沟里去唱。这里唱是没人管了，可也没人听。这多少有点扫兴。这天正唱着，从山下来个打柴的，正迎面朝他走来。他高兴极了。等那人走到对面，他哇呀一声喊道：“呔！你是想死还是想活？”那人说：“我好好的干吗想死呀？”唱戏的说：“要想死，你就往前走。要想活就坐下听我唱戏。听我唱完你再走。”那人说：“这好办，不就是听戏吗？我还正爱听戏。您就唱吧。”打柴的把柴禾放下，坐在道边就听他唱戏。这下他高兴了，连唱带做非常得意。谁知他正唱到得意处，打柴的哭着叫道：“先生，我看您还是杀了我吧！”

老舍说完，补充了一句：“作品好坏群众心里有数。不好，你逼着人看人家也不看。”

老舍是个地地道道的“人民艺术家”！

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邓友梅

今年2月是老舍先生百年诞辰。想起一些往事。

四十多年前，有一天我坐在北京东单三条一间屋里跟朋友聊天，那里是“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一间客厅，大家在等候开会。上次会我没来，偏偏那天老舍先生来了。他们谈对老舍的印象，我插不上嘴。听他们谈的带有太多恭维、崇敬彩色，跟我从小说中得到的印象不大一样。我想象他是跟拉车的、开店的都能论交情的平民文化人。他们说的更像是位地位高人一等，派头很大的教授名人。正在疑惑，一阵脚步声，从门外走进几个人来。最前边是位大高个，顶着干部帽，穿着件清河制呢厂出的粗呢干部服，裤子上有香烟烧的洞；中间一位穿着崭新的棉干部服，没戴帽子，微微有点“水蛇腰”，腰板挺得不直；最后一位个头不高，戴一顶英国呢子礼帽，穿一身剪裁合体、面料考究的绛色西装，戴金丝眼镜，手执“司提克”，活脱是个洋绅士（我并没见过洋绅士，这洋绅士的印象来自狄更斯的小说）。

前边这人我认识，是尊敬的赵树理同志；中间一位也知道，是我仰慕已久的端木老大哥；这最后一位大家就招呼他：“老舍先生。”

真的跟我想象中的老舍没对上号！

人们站起来抢着握手，端木没戴帽子，赵树理不摘帽子，两人握手都应付自如。老舍右手拄着文明棍，一进门就摘下帽子托在左手上了，两手都不得闲，就有点措“手”不及。他眼睛往四处瞧了下说：“找不着钉子，帽子还是挂到头上吧。”把帽子挂在头上，这才腾出手来跟大家相握。大家都笑，他却面不改色，一本正经地跟大家伙寒暄。

散会时，他对身边的人说：“明儿个上我那儿喝酒去吧，我有酒，你们带豆腐干花生豆怎么样？”回头又冲我找补一句：“你还小，就别跟我们学坏了！”

我觉得跟想象中的平民作家对上号了，还觉得老舍就该穿西服拄文明棍。直到后来有一次在他家中见他身穿长袍，脚蹬老头乐棉鞋，才觉着这样更对路。

“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是北京文联成立前，由李伯钊、赵树理、康濯、马烽等挑头的一个文学团体，是团结“大众文学”作家的一个团体。北京解放后写武侠、言情、侦探小说的通俗作家和小报撰稿人，一时没了章程。如李薰风、陈慎言、郑证因、梅娘等，一向卖文为生，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如今照老路子写的作品没市场了，“革命小说”一时还写不来，又没“大锅饭”吃，生活发生困难。连张恨水、还珠楼主也很拮据。“创研会”就组织他们学习，采访，写些反映新生活的作品，并设法帮助一些人安排工作。从解放区来的作家和刚从大学出来的文学青年参加进来，一面向他们学习，更主要的是协助工作。那天开会谈的题目就是怎样帮助通俗作家们写出反映新生活的作品，解决他们生活困难。老

舍先生出主意说：马上写成本大套的作品有困难，可以从最容易的人手。比如整理点民间传说，替曲艺界、戏曲界改点旧段子、旧剧本。他说：“拿大鼓说，有的段子人们都听熟了，会背了，可是谁也不懂什么意思，因为，要么太文要么不通，唱的听的都糊涂多少年，解放了总不能再糊涂下去了吧。把它们改顺了，能听懂。这用不着学多少革命理论，伸手就能办嘛。拿《白帝城》说，是名段子，开头几句你们听得懂吗？”说着他点着一枝烟哼了起来：

“壮怀无可与天争，泪洒重衾病枕红。江左仇深空切齿，桃园义重苦伤情。数根傲骨支床瘦，一点雄心至死明。闲消遣酒后茶余淡今古，唱一段先主托孤在白帝城。”

哼完他笑着问：“什么叫‘无可与天争’，怎么个‘重衾病枕红’，‘一点雄心至死明’是何意？而‘壮怀’、‘傲骨’又太文了，谁的耳朵能听懂？相声该改的更多了，大家先把容易作的作了，我想法给你们找唱家，找地方发表。要嫌这活小丢了身份，我带头先干。”

他刚从美国回来，家还没安下，人们把这话只当表态，并没当真。谁知没过几天，大众“创研会”的刊物《说说唱唱》就登出了他写的“太平歌词”《中苏同盟》，电台上播出了他改的相声段子《维生素》。随后《光明日报》就连续发表了他改编的相声段子《绕口令》、《假博士》和《铃铛谱》。大家才知道老舍不光说说，是动真格的。这时是 1950 年上半年。文化班头，知名作家，从美国回来竟用这些作品打炮，不仅令人叫绝，更令人起敬。看到了热情爱国，助人为乐，不摆谱，不拿大的老文化人本色。我不知这对别的文学青